

武夷长廊

行走五夫

□彭 泽

晨光漫过武夷山脊，我踏入了五夫镇。没有喧嚣人潮，只有青石板路在脚下轻响，如古镇沉睡千年后舒缓地呼吸。

兴贤古街静卧在晨光中。青石板上光影斑驳，两侧老屋飞檐轻挑，木门铜环温润。阿婆坐在门槛上剥莲子，雪白的莲肉落入竹篮，“白莲之乡”顿时有了烟火气的注脚。“兴贤”匾额高悬，笔力沉厚，仿佛还能听见古时学子走向书院的足音。

转进朱子巷，鹅卵石小径仅容二人。阳光透过枝叶，碎金般洒落石上。我放轻脚步，生怕惊扰砖石缝里藏着的光阴——或许朱熹也曾踏着这样的晨光，走向兴贤书院讲学。

书院门楼精巧，“状元、榜眼、探花”的纱帽装饰栩栩如生。推开虚掩的木门，“继往开来”匾额墨色犹新。空荡讲堂里，风穿窗而过，恍惚间似有书声回荡，朱子正讲解“格物致知”，字字落于心间。紫阳楼隐于翠竹之后，“半亩方塘”清浅如镜，倒映垂柳云天，真正是“天光云影共徘徊”。这重建的故居朴素如农家小院，却承载朱熹近五十载岁月。抚过屋前老槐，仿佛见他在此著书教子，那些影响千年的理学思想，正是从这寻常院落生长

而出。

午后访朱子文化园，71尺(23.6米)高的雕像立于青山之间，衣袂翩然，目光温润坚定。底座镌刻名言，字字是对学问与人心的坚守。纪念馆中，手稿与生平记录着他从青年到暮年，始终与书为伴、与“理”同行的岁月。

朱熹以一生为笔，在儒家长卷上续写厚重篇章。当汉唐经学渐显板滞，佛道思潮涌动，他上承孔孟根脉，融汇周敦颐、二程哲思，将儒家义理织成“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体系。从《四书章句集注》到“格物致知”，让儒学从古训化为可践行的人生哲学。他更是跨界破壁的实践者。不仅谈“理”，亦察“物”：观星提出“月受日光”，察地记录地质变迁；推行“社仓法”济困，重修书院育才，将“修齐治平”的理想落于民生冷暖。其“理”贯通天人，既在心性，亦在万物。在南宋山河飘摇之际，朱熹强调“明华夏之辨”，以文化认同筑牢家国根基。

他认为“理”是天下共循的准则，由此凝聚四方风俗，汇成华夏文明的浩荡长河。后世每逢危难，这一思想常成为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朱子文化更蕴藏着包容与和平的智

慧。它融摄佛道心性之学，使儒家更臻圆融；主张“为政以德”，以“正人心”求天下安宁。即便是“存天理，灭人欲”(此处“人欲”指过度私欲)，也是引导人追求内在的节制与和谐——对己修身，与人友善，向世求和。如今，朱子之“理”已融入我们的精神基因。谈传承，有他“继往开来”的坚守；论创新，有“格物致知”的路径；思家国，有“以理凝合”的智慧。这并非故纸堆中的教条，而是活着的源泉——让我们在纷繁时代寻得心安，在多元世界中守住文化根脉，在追求发展时不忘和谐共生。

傍晚重回兴贤古街，夕阳拉长老屋的影子，炊烟袅袅，孩童嬉笑。五夫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活”着的历史。朱子的思想渗入每一块砖石、每一扇木窗，融入剥莲的指尖与清脆的笑声里。离去时暮色已深，零星的灯火为古镇晕开淡墨般的宁静。

这一程不似游览，更如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与历史、与哲思，也与内心的浮躁对话。或许，这正是五夫最珍贵的馈赠：在奔忙的世界里，让我们慢下来，读懂过去，也安顿自己。



雨的意象(组诗)

□南 野

每一滴雨都在寻找原来的风景

从一排排破碎的浪花抽出来
从叶脉伤口延伸的末端抽出来
从花朵枯萎的节点抽出来
从父亲远行那不舍的视线抽出来
从轮椅上
打印在母亲额里的沟壑抽出来
向陌生的区域漂移

这是另一个人间
念想重复着被格式化
一部分格式成吉祥的彩云
一部分格式成悠悠白云
一部分格式成欲坠的雨
就像我们,要被格式化很多次

这是消失和重生的轮回
抵达一个高度,千回百转
跌落另一个空间
“啪”地成了碎片

没有震耳欲聋
也是生命敲击大地的声音
掀开来时的风景

午夜秋雨

我携带星斗和蓝天
在桂花树下,和你
说城市的枝杈摇摆的霓虹
说村庄最后余留的炊烟
说一块石头是不是落在地上

梦境是最好的溯源途径
即便远方,也可以很近
即便不再见,还是遇见了

一阵秋雨
从星星闪烁的地方掉下来
拍打细瘦的河流
拍打旅行在岸的叶子

拍打窗玻璃晃动的心事
宁静的夜有了撞击的声音
你远去的裙摆
潮湿如初

只有午夜这场秋雨
敲疼了石头,才是真实的



秋眠(水彩) 刘鑫作

生活走笔

家乡的莲藕

□任开旺

我的家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村子周围环绕着大片的藕田，每到夏日，家乡的藕田，那片翠绿欲滴的荷叶，那亭亭玉立的荷花，以及那藏在淤泥中的莲藕，便美得如电影里的画面。

小时候，我最喜欢跟着父母去藕田。夏日里，阳光洒在碧绿的荷叶上，那荷叶像是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撑起一片清凉的世界。微风拂过，荷叶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莲藕，恰如这乡土孕育的隐士。它深植于淤泥，却修得一身清白；不与百花争艳，只默默积蓄着大地的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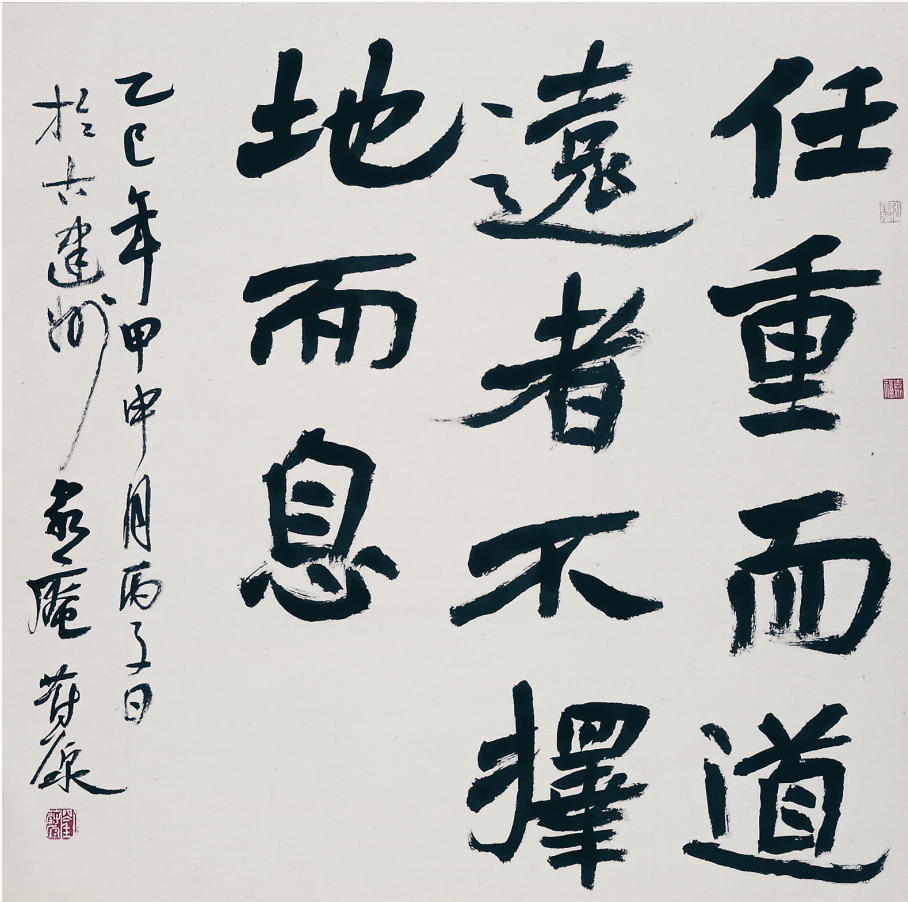
家乡的莲藕之所以如此茁壮成长，离不开家乡人民的勤劳坚韧。从春寒料峭时节的播种，到夏日里的精心照料，再到秋意渐浓时的采挖，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乡亲们的心血。

夏天，莲藕疯长的季节，荷叶田田，荷花盛开。那满池的荷花，白得像雪，粉得像霞，在阳光的映照下，美得让人窒息。然而，乡亲们却没有太多心思去欣赏这美景，他们更关心的是莲藕的生长情况。他们会定期给莲藕施肥、浇水、杀虫，确保每一株莲藕都能得到充足的养分。

秋天，丰收的季节。那是一幅无比热闹的场景，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家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男人们穿着防水裤，下到藕田里，用特制的工具将莲藕从淤泥中挖出。女人们则在岸边接应，将挖出的莲藕清洗干净。孩子们也不闲着，他们在藕田边跑来跑去，好奇地看着大人们忙碌的身影。每当挖出一根又粗又大的莲藕时，大家都会发出一阵欢呼声，那是对劳动成果的赞美，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如今的藕田，早已不是往昔模样。家乡的莲藕走出了闽北，成为备受青睐的农产品。新建的加工厂里，莲藕被制成藕粉、藕片，甚至漂洋过海，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方水土的滋味。

最难忘还是莲藕的清香。凉拌藕片清脆爽口，是炎夏最好的慰藉；莲藕排骨汤慢火炖煮，藕块吸饱汤汁，入口软糯生津。这些味道里，藏着母亲的巧手，藏着故乡的四季。莲藕的品格，早已渗进家乡人的骨血里——在淤泥中扎根，在清水中涤荡，终成清白之身。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也承载着游子永远的乡愁。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那片藕田，想起月光下轻轻摇曳的荷影。那是我走不出的梦境，也是我回得去的故乡。



“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书法)
刘蔚原作